



卷二十六之二十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

其紹興十五年十月廿六

勸諭時棟抄  
所長書卷重  
藏杜城三國  
堂及山閣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華編集

癸興下帙一百十六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盡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

紹興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何鑄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臯卒

丙寅都統田師中大會諸將而統制官牛臯遇毒  
而歸知其必斃乃呼門下吏及對家人語以後事

翌日丁卯卒于正寢故外人唯知臯無病而卒既  
而聞其遇毒或以為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莫不歎  
惜者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該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蘇暉  
副之

詹大方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容甫副之

二日癸亥趙鼎卒于吉陽軍

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  
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一子至委

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當誅及我一家我  
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  
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林泉野記曰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登崇寧五年第

靖康初解潛為河東宣撫副使辟為廟當公事建

炎二年為樞密院計議官除侍御史遷中丞金人

南侵

上幸明州宰相呂頤浩議復還親征鼎力爭以衆  
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

上遂決航海之行四年累言頤浩之過罷之擢簽

書樞密院是冬嚴為提舉洞霄宮紹興二年起知  
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使三年知洪州兼江西  
安撫制置大使項之改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  
而虜犯淮南宰相朱勝非失錯乞持餘服罷去昂  
奏乞親征以督諸將乃督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從幸平江府督韓世  
忠劉光世張俊進兵淮東擊敗虜衆薦張俊復知  
樞密院事罷席益汪伯彥舉用馬<sup>名</sup>折彥質王居  
正<sup>名</sup>晏<sup>名</sup>御復陳興義廖剛張致遠胡寅劉大伸沈與  
求章誼劉世寧潘良貴范仲朱震之徒而人心悅

向五年遷左僕射兼樞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民  
聞之莫不以手加額昂為政戢吏愛民謙冲禮士  
犯顏敢諫權幸請謂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重伊川  
程氏六經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蒙擢用去賊吏  
進正人一時稱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六年劉  
豫寇淮南劉光世以孤軍不敢守廬乞退師太平  
州昂從其請張俊往江上督軍復遣光世還遂破  
劉麟沒回以昂私於光世為奏又請

上幸建康以圖中原謂昂宜自守未可進乃嚴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按撫制置大使

七年浚罷召昂度尚書左僕射因請

上還臨安召用常同張九成傅崧卿向子誣委王  
庶督軍政八年加特進王倫使自虜還敵復遣人  
來議和右相秦檜遂請臣之昂爭不從乞罷乃以  
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再罷為提舉洞霄宮虜叛盟昂上言時政檜方  
專朝大忌其能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  
罪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又令次  
翁誣以聞叛盟嘗有幸言

上亦每銜昂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

州安置十四年檜怒昂不能自盡令臣僚劾以怒  
望朝吉陽軍安置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痛之  
有子四人昂既死檜憾之不置二十五年衢州通  
判汪召嗣教官莫伋希檜旨誣昂子與趙令衿飲  
酒誹謗時政送大理寺欲加族滅會檜死獲免二  
十六年追復昂觀文殿學士

秀水閔居錄曰紹興二年呂相頤浩秦相檜引傾  
儉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政  
其黨建言周宣王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  
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

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制詞云玩威苟安  
非拯溺救焚之意待時自定豈興襄撥亂之圖又  
云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  
咸听指呼都省置脩政局議更張法度檜領之五  
月浩願出師群小亂朝紛然競進無復彛叙

上乃覺悟願浩至潤州兵潰不能進引疾求罷召  
還八月檜貶而局廢侍從臺諫徃徃坐媚竈逐出  
余守會稽忽除同都督軍事上章力辭極論利害  
至數千言後旬日改除參政孟庾時庾同韓世忠  
湖外討賊回就用以代願浩也九月余復相而願

浩猶帶都督余因進呈奏言此官當罷同列皆言  
方防秋未可余又言庾姑存之願浩所領可罷三  
年正月余又奏適虜使來執政皆言江上不可無  
應接宜待使回三月使人回余又奏始得旨庾赴  
闕都督府罷是歲九月願浩罷政四年夏初張浚  
被罪陝蜀無大帥言者有章云若無大帥必失西  
蜀六月蒙

上宣諭曰西帥難其人

朕欲以參政道鼎知樞密院事為川陝宣撫處置  
使如張浚故事余曰聖謨如此臣不敢不奉詔自是

言者益力而踰月無處分八月余以瘡瘍謁告十  
餘日忽奉宸翰如前旨翊日執政見訪問疾昂語  
余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知玠足  
矣然玠見爲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余  
曰公意如何有所見胡不奏且公以元樞出使豈  
論宣撫耶昂曰願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方可爲之  
之余心知昂欲都督即日偶拙病未愈未能造朝  
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昂唯唯後兩日再  
奉宸筆改命昂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是時余起  
復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丐持餘服昂窺宰席甚急

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  
須七百萬緡之類余參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昔  
聞玉音趙昂出使如張浚故事

上曰然余又曰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  
十萬緡今昂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  
上曰奈何余曰欲支三百萬緡半至朝廷已如浚  
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

上可之既退昂語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遷延  
之久郊後余得請昂果相不復議蜀帥五年春昂  
遷左相張浚右相並帶都督諸路軍事浚統兵往



來江湖號都督行府權勢甚盛便宜行事閔送三省密院奉行內外無敢違者更易大將軍移徙諸軍科歛之重以千萬計軍民胥怨浚方大言進復中原欲獨任國事七年正月逐昂于會稽至月淮淝兵變浚貶昂復相然都督竟罷矣

又曰趙昂復相植黨益急凡兇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昂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昂所善奏為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紹興八年秋昂失眷丐罷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既罷

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今錄其疏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昂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官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昂進擬是非臣所不得而知也今趙昂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之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昂負

陛下者何事昂與同列忿爭者何語昂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

陛下與昂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

深昂不安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  
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昂去之後秦檜先悔而  
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耳昂去之後  
陛下必不獨任能思事如昂者絕少爭權者甚多  
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者  
先悔也

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  
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  
去昂可也若但斥逐異已而遷除附已者徒為紛  
紛則與昂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昂

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所謂

陛下後悔也臣今為

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則用之昂若有負於

陛下者面戒勅之昂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

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

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

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者乃薄俗

可歎非

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  
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朞月之間朝政修明邊境靜

謚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  
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  
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昂尚不敢  
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  
危所惜者

陛下之舉措

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跡  
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

陛下察之而已伏候勅旨貼黃稱臣今為言事官  
進退皆出宸衷非敢所敢與昂若去位則臣事

陛下無復嫌疑逆愈安矣在臣計則幸昂之去為  
便在

陛下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  
名薦於

陛下昂聞之縮頭吐舌搖首人傳以為笑昂畏臣  
如此三者同奉聖旨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  
可與外任差遣

又曰趙相昂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  
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君別起大  
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

香竒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合於生  
上謂之香雲又堂饌自艱難來至于菲薄鼎增倍  
十厚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  
第召食堂厨公吏支日費香直且數千緡酒饌尚  
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年而  
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  
緡掩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物件乃章中一事命  
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紹興十八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王墨卿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九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湯鵬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石清副之

張杞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董先為鄂州宣撫司駐御前左為背嵬軍統制岳

董先初在鄂州宣撫司為背嵬軍統制岳飛死後  
召先赴行在隸步軍司為統制先與步帥趙密不

協為江東副總管信州駐劄殿司楊存中憐其才  
常贐遺甚厚具劄子乞隸殿司以三衙不許互換  
陳乞不許鄂州都統制田師中乃先乞為統制遂  
為左軍統制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國元顏亶為岐王亮弑殂

神麓記曰皇統九年四月初大白蝕月大史言不  
利於君將大臣作亂又有旋風從北向南吹染練  
騰空萬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內廷祥曦殿之側  
繼而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燒壁幕地衣

衆人皆覩東昏震悸遂大赦天下翰林學士承旨  
張鈞作赦文稱迺者龍潛我宮之句猶是大怒曰  
龍柰我何將張鈞杖之數百截去手足而斬之東  
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窺覷左右近侍不辨親疎  
唯有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親殺兵部尚  
書賽居常護衛將軍八斤廣威宿直將軍特塞定  
遠胙王長勝馬及其弟冀州節度使查辣子姪皆  
族誅之又手刃鄧王子阿木輔國兄弟二人又手  
刃皇后裴摩申氏并諸妃嬪以放歸宗者數輩皆  
賜死於家大臣戰悚待死每旦入朝與親戚相別

而行駙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改國王亮廉  
訪參政蕭王仲武太常大卿烏達宿直將軍幹諸  
尚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興國奴同謀因帝醉  
孰睡先盜去帝側弓刀詐稱宣命夜召亮等直入  
霄儀殿就醉寢弑帝時年三十一是夜有護衛將  
軍忽突者元不豫謀潛見此輩入寢殿欲行大逆  
其東昏裨體躍起取傍側弓刀不獲其忽突先以  
所執槍刺東昏于壁衆乃同時向前亂刀斫而殺  
之遂閉殿門興國奴傳旨斂取護衛弓刀皆不知  
其詳然後奔出敷德殿門詐稱前帝宣召大臣等

左丞相宗賢夜半入內遂亂刀斫殺并男子並誅  
之亦召右丞相曹國王阿魯字山至則縊殺之遂  
立亮改號天德逢明朝諸大臣布告天下以失道  
廢直為東昏主

金國岐王亮殺其主直自立

皇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位改元赦尚書省牒  
刑部門下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  
海以公存心天下大器授于太宗文烈猷代不忘  
先遜憑王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  
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叶心正救之而弗

按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既殂殞宗族大  
臣咸以大祖經營締廟諱所繇垂統推戴眇躬嗣臨  
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若  
淵冰未知攸濟尚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  
翼以底于治宜布推新之令以弘在宥之恩可從  
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為天德元年於戲嗣  
守丕基休於宗祏永綏綿宇尚軫黎元咨爾多方  
體予至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紹興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來報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錢愷副之  
王懺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趙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韓世忠薨

韓世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世為延安人名聞閔陝嘗過米脂寨姐家會飲日已夕而闔閉王怒以臂拉闔門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闔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疆弓二百斤嘗乘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貫

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後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竒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領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即君兀哆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



邊益服王威名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  
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  
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驥  
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  
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  
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  
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  
衆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濟州金人  
大軍已壓濟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

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  
宗社隳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  
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敵致王死地  
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  
備及虜進退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去  
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千重圍中意  
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擲靡虜嘆異小卻即  
潰圍出斃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  
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

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緣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雉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雅為網所器重遂擢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

四隊布鐵蒺藜歸路令日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効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且而從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每錫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棗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者來始知大酋二都統是

日被搶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  
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

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  
部勸進渡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  
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卻翌日再至而首帥白馬  
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  
單騎突之斬首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衆遂潰  
南京圍解郡守率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  
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即位換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

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  
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王大刁李昱等所鄉勦除  
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日解趙城之  
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記實也車  
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  
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未降者抵城而不解  
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  
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  
比至維揚渡狼顧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  
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

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  
張浚事等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  
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  
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  
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  
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  
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宣帶御器統制如故  
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  
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兀朮入寇車駕復幸  
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

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  
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  
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  
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督  
江上勦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  
先降其將鐵氏鷹李選

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  
邀截歸路遽覽未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  
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  
圖深所嘉嘆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降

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鼻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約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

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領祭天幸風濤少休竊戴而逃王諜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

下約日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百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

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詔除大尉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克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州取淮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復飛鳥

大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嘆今虜氣正銳又昏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

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

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

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筭以決萬全又札曰

朕以逆臣劉豫外挾疆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

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已拔橋断路示無生還之

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  
魏良臣使虜至維陽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  
庚牌香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  
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  
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歸於是六軍大集北行  
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  
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  
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  
與群酋屬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  
虜騎過吾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

吾軍旗與虜雜出虜師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  
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淖弓刀無所施王東  
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  
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壘擒其驍  
將撻字耶文貞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  
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  
召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頓效  
虜整隊迭出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  
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度大



戰俘生女負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  
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  
勝計捷書咨至群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

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殺犬羊  
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

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知勇冠世忠  
義狗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  
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胄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  
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

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敵百司物論譁然獨宰

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是至虜

既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

此舉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

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

將置酒虜師撻辣耻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

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

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

揮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排

徊願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  
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

朕行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  
同行否卞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  
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  
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制司兼節  
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  
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  
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

隱然爲國長城矣劉豫聞遣兵入寇每爲王所攻  
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  
是年虜又犯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制追至金  
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名御王以輕兵破之  
轉戰至除之駕口軍旣單弱而虜援兵訛里耶索  
賈舍人踵至遂以背蒐輕騎五百衝之爲虜所圍  
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千餘  
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軍王亟  
還道遇偽齊帥劉猷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字董  
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

木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氍毹笠駝馬立陣前者韓  
相公也衆咎王王不曰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  
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  
大破虜衆暴屍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  
戰破賊俘獲群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  
然王師之出本以吊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  
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

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楊武翊

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  
前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  
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  
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牒陽與敵接境王乃多  
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  
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  
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  
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  
歎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

預當御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  
朕意為既而秦檜議和諸師已屯建康及武昌詔  
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  
我師乞獨留此軍蔽護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  
於一戰已悉

朕迫於疆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  
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冬敵人深入  
卿首剄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  
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

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  
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

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  
有言聞外有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  
且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  
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衄於是陰謀  
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觀

太上屈己和我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  
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  
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流涕章上以十數

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  
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  
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  
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  
之際臣願効死節激昂一一率先迎敵期於必戰  
以決成敗若其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  
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証贖朝廷難以王爵處之未  
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

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  
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荅其略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  
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  
卿力居多卿其保護未使無致踈虞所乞入朝奏  
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裝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  
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  
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  
臣昨見金國提諫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觀

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

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大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泠在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偽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斃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俊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還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  
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  
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濠州卿忠義  
之氣身先士卒率親遇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  
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  
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  
破虜復境土不昇崇資以塞倖門和議復成秦檜  
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  
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

頸以俟予民伐者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  
勢委靡誰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  
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  
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俊岳飛  
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論高  
之時紹興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八月四日薨謚  
忠武趙雄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八  
炎興下帙一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盡其日

孫覲撰公墓誌銘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各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奔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時是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



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日且擁千舟謀  
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一大鈎徧  
授諸軍之伉健疆有力者比合戰分繫船為兩道  
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  
上銳為救熟視躁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  
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  
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  
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棹抗舟師  
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  
於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臚遣吾

人之被系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  
家然後獻捷行在所其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  
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楊子  
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  
隸延安府兵籍標悍過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  
挽疆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  
治繩檢間從人貫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  
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  
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  
搥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裊持一戈率其徒

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金甲朱  
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謀知貴將  
駙馬郎君兀噶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  
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  
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抗睦歛五州  
江淮大震

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  
淞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  
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矍然問曰汝為誰荅曰韓  
世忠也淵然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

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甚喜飲公  
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  
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蠱起大者攻犯城邑  
小者起蔓崑谷多者萬計小者為聚魏博則有楊  
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  
方從王淵名播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  
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  
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大原樞密使會  
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  
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軍政會

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洵洵又  
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  
淵聖皇帝詔公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  
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作賊  
此李公縲舉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衆素伏公勇  
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  
而還

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  
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臣勸進公偕諸將  
陪扈至南京

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  
又負橐鞬以從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  
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  
大振軍聲殺傷過當大羊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  
下誦之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疆胡不  
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  
慙慙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間其疑懼壓以  
重兵而與之講廢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  
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  
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

皆罹其毒諸將投兵坐視莫與校惟公自負其能  
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  
鐵衣數重上下山阪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  
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爲一軍教  
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蒐如古羽林飲飛射聲越  
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  
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字董捷也  
擁鐵騎奔突而前背蒐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  
進上堪其胷下稍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  
自出新意剋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

每射鐵馬一發應絃而倒虜人震駭若有鬼神捕  
獲千人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至高郵卒擒  
捷人等具舟載俘護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衄  
稍知沮畏雖時時小人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  
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長生  
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於人  
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  
泗上公戎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北踰  
淮泗並符離往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  
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我馬首

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  
公曰虜易與耳若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首捷里  
字董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  
亦號勇將乘兩虎相斃之執奮迅而出亦重傷敗  
去退而大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過當  
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字董來聘請以  
太上皇梓宮

皇太后鑿駕來歸除前復故約

上曰誠如書吾能忍垢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  
而和我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撤警公自山陽造

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惟慳極人臣之選閱  
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  
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  
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  
將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  
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襄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  
杜門謝安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  
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籍草命酒獨  
酌盡興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

一年八月四日薨嗚呼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  
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首渠奔命僅以  
身死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  
也諸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督戍山陽孤壘塊然旁  
無虬蟬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  
固中興之烈公爲第一

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  
而干戈鉄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  
以危跋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慙爲

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一品爲公  
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  
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九百戶  
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公御  
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慕羨稷  
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爲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怠威  
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

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

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  
既見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路倚

壽釋擔聚觀太息

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錄之爲若干卷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爲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歷事

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

遺史曰韓世忠疾

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屬相于道平時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

流矢未嘗退衄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日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之邪疾益侵用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賻有加遣中貴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世忠字良臣綏德軍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席三者常筭世忠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痛毆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錢三萬緡贈之兩子隸軍中皆轉為橫行世忠貧賤時間從人貫

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  
得銀絹賞則償之率以為常統制官党萬戰銀州  
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  
知所為世忠袒裊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  
援又歿而還又嘗見一首金甲朱旗出陣首麾意  
氣甚厲世忠馳一騎刺殺之後譚知乃責將駙馬  
郎君兀謔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  
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錄世忠既貴與將  
吏騎馬出郊喜坐于淺草中世忠語急而聲厲每  
言則吐舌或以為是蛇精

林泉野記曰公諱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  
為忠隸焉累遷為將嘗與張俊俱破鄆賊李太于  
鹹河何子威于洛大名賊于超化寺內黃賊于祁  
州徐靖于莒縣張仙于搗鼓山濰賊于方村并濟  
南賊公常勇冠諸軍遂定河北京東之地靖康初  
從王淵為統制軍趙州金人入寇世忠劫其寨加  
穎州觀察使從淵守應天虜來攻世忠楊進等累  
戰破敵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為御營使司左軍  
統制從幸維揚  
上甚簡眷二年率張遇陳思恭等軍于河南府世



忠約程進丁進孟世寧伐虜于永興軍三衙失期  
陳思恭先以後軍遁世忠敗張遇援之得免收散  
卒數千歸行在後加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除平寇  
將軍救京東戰敗亡其張遇三年虜取徐州世忠  
棄淮陽軍走渡江止餘兵三千它皆潰去聞苗劉  
廢立乃同呂頤浩入援請爲軍鋒破正彥赤心隊  
軍于臨平上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苗劉走除正  
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溥趙竭忠趙竭節等追破  
于建州浦城縣統制孫世詢臨陣擒正彥傳微服  
竄村落爲人所執送世忠獻俘行在

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加檢校少  
保御前左軍統制金人南犯世忠軍潤州虜渡江  
世忠退守江陰四年虜自明州還兀朮使請曰借  
我一路北歸舟中金帛當盡以與汝世忠曰可留  
下兀朮乃去以舟師戰于建康門外虜大敗斬首  
三千級次日再戰世忠海舟無風不能行以小舟  
縱火我師敗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死復失所俘  
後改神武左軍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宥劉忠亂  
湖南范汝爲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  
副使二年復建州汝爲自殺遣提舉官董旼往道

州招降曹成馬宥將李<sub>名御</sub>殺宥以潭州降劉忠據  
潭州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忠奔  
劉豫為其下所殺加大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未  
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三年進開府儀  
同三司淮南宣撫使屯鎮江後劉光世代世忠戍  
世忠遣人入城潛燒府庫光世訴于朝移屯建康  
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

上書寇恂賈復事以賜四年虜入淮南  
上親征世忠敗虜于大儀鎮又遣將董敏敗之天  
長解元敗之承洲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貞

州五年來朝加少保遣將呼延通敗虜于連水軍  
為行營前護軍六年改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  
淮東宣撫處置使敗虜于宿遷圍虜淮陽軍不能  
克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  
岳飛進軍京西命世忠為援遷延數月方至淮陽  
七年遣呼延通王勝王權襲敗虜于淮陽然與淮  
陽對壘終不能克每歲纔獲一二小捷而已九年  
宰相秦檜主和世忠伏兵洪澤欲劫虜使以破和  
議部將郝卞以其謀密告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  
曹送虜使還昉以告肖曹俾由淮西路而去檜甚

銜感加少師以其兄世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和州防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十年虜叛盟加  
太傅河南北招討使封英國公統制王勝敗周太  
師鵬棘字董于淮陽又敗虜收海州擒偽王山又  
遣王升王權敗之蔣家庄又敗之淮陽統制解元  
敗之沂州潭城縣世忠敗之淮陽十一年兀朮大  
入淮西世忠與戰濠州虜敗而去來朝除樞密使  
罷兵柄世忠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千萬碩及鎮江  
淮東諸庫于朝加兄世良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  
泉觀命張俊岳飛遷其軍于鎮江奉檜方謀去勳

權累諷臣僚言其過章皆留中世忠懼丐閑乃加  
太傅橫海武寧安化節度使醴泉觀使罷十二年  
改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  
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薨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  
蘄王將佐若王權劉寶成閔解寶成秉節鉞登顯  
仕幕府若韓侂王渙陳楠張侁李易董皎等亦皆  
至侍從帥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矣興下秩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乙未

九月巫伋鄭藻使于金國回

巫伋鄭藻以祁請使副使于金國至金國闕下引見畢內殿奏公事唯正使巫伋得入虜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脩奉陵寢虜主令譯者傳言自有者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

伋唯唯而退以待辭而歸

遺史曰巫伋作祁請使而無祁請之辭投書而已  
議者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幸張俊第

上幸張俊第府第官吏各轉一官

十一月陳相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孟思恭副之  
陳相字相之孟思恭字彥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二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孫仲鼈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陳靖副之

陳靖字彥恭開封人

李琳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石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三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八日癸亥施鉅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冀彥明  
副之

施鉅字大任湖州人冀彥明開封人

吳粵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彥攸副之

吳卓字少仁建康人張彥攸字安道開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改元正元

紹興二十四年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七月二月癸丑張俊薨

中興遺史曰張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

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衣以一品  
禮服龍腦水銀罽絨各有差追封循王厚錄其孤  
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俊薨以其愛妾榮國夫

人張氏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爲章氏俊狀貌雄偉  
性深渾厚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  
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

十四日丁丑幸張俊第臨奠

上幸張俊第臨奠爲之慟哭加幹辦官高漸李革  
皆右武大夫仍賜金帶

八月勅葬張俊第臨奠

勅葬張俊于常州無錫縣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  
宣使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葬事

林泉野記曰張俊字英伯秦州三陽人少爲弓箭

初從瀘州兵討南蠻有功後從梁方平累攻夏國  
皆先登宣和五年京東河北盜爭起從梁方平破  
鄆州賊李太子追至洛州大合群盜萬人未拒又  
擊滅之六年破大名賊於超化寺追至內黃又破  
內黃賊數千七年破沂州賊三萬于沂水追至密  
州又破密賊徐靖於莒縣回遇賊於南樓山又破  
之還沂州破賊張仙於礪鼓山又破濰州群賊于  
方村累遷武德郎八年濟南賊孫列整衆十萬俊  
從方平討之先射中賊耒挑戰者因大破於鐔子  
山又破濰州群黨于昌樂靖康中從种師中救大

原與大金戰榆次奪馬千疋及師中死俊潰圍走  
烏河川虜來追俊大呼死戰斬首五百級加武翼  
大夫從知信德府梁揚祖統兵謁

康王於大名

王問揚祖諸兵官誰可使揚祖稱俊忠實可任

王甚愛之明年李煜寇東平府

王命俊同苗傳討之至任城縣遇伏兵賴其將趙  
密射退賊俊與傳擊煜大破之斬二千級加拱衛

大夫徐州觀察使

王即位除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又加帶御器械往

平杜用於淮寧府又從兩浙制置使王淵招降趙萬於潤州降陳通於杭州至婺州射殺賊何三五建炎二年秀州軍卒徐明反命俊討擒之俘獻于行在加武寧軍承宣使三年苗傳劉正彥反加俊武寧軍節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交兵于俱重俊不受與張浚泣議約諸將來勤王時韓世忠軍先爲金人所敗死亡略盡而不能軍俊乃以統領劉寶一軍借之至臨平擊賊將苗翊馬柔吉軍敗之以復辟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數日又改御前右軍都統制大金渡江

上幸温州畚俊軍守明州禦之大金兵至俊納隱士劉相如之計與之決戰令統制劉寶先戰不勝俊用兵橫衝之而揚沂中田師中軍戰又不勝寶兵再進與之苦戰而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率其兵射其傍遂大敗之殺數千人四年兀朮又領兵至俊擊之于高橋一日數合又大敗之然其心懼其益兵再來遂與質洪道俱棄明州而走兀朮聞諸軍已去復來屠其城加俊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改神武右軍都統制大金寇淮南劉光世守潤州乞俊來援俊他托不行



李成圍江州兵勢益甚以俊為江淮招討使命王  
瓊岳飛陳思恭皆聽其節制領兵五萬往討之紹  
興初至洪州李成將馬進來挑戰俊堅壁不出後  
用飛計渡江擊之於玉隆觀敗之至筠州進陳兵  
數十萬命飛與陳思恭騎兵擊之數合不能勝俊  
度其已疲復率衆兵急攻之敗大賊殺數萬人臨  
陣降者五萬俊懼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夜皆殺之  
進走追至奉新縣之樓子莊至江州又再敗之追  
至蘄州羅田山又敗之成遂殺進降於劉豫俊命  
飛追張用降其衆五萬知鄂州李允文恃兵跋扈

俊誘而擒送行在加大尉四年大金兵犯淮東以  
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領兵至鎮江命統制張宗  
顏戰于貞州六合縣敗之命其將盧師迪戰貞州  
烏名御鎮敗之又戰于烏石山敗之五年師迪戰于  
龍山敗之命統制王進戰盱眙敗之其將張元戰  
白塔敗之進又同楊忠閔往戰于淮河敗之降其  
將程師回張建壽二人又命統制高舉戰于天長  
軍敗之王進高舉盧師迪皆俊之將也加開府儀  
同三司以其軍為行營中護軍兵年加崇信奉寧  
軍節度使進守盱眙築大城以拒大金時主管殿

前司揚沂中軍泗州劉豫遣姪猗以軍三萬寇濠  
州俊令張宗顏王璋會沂中往擊之戰定遠縣及  
李家灣大破之降其兵萬人俊同沂中攻壽春府  
不克而還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  
為淮西路安撫使退軍建康府其軍多擾民不戢  
頗為民怨九年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十年大金  
背盟加少師兼河南招討使封濟國公命其兵救  
劉錡於順昌俊竟不出兀朮已退俊乃行命統制  
朱超戰永城縣朱家村敗之統制王德戰蘄縣敗  
之下宿州俊進兵戰城父縣敗之下亳州又戰于

渦河敗之俊愛惜士卒賞罰明信先計後戰故未  
嘗敗焉十一年大金兀朮龍虎大王鎮國大將軍  
韓常領兵五十萬陷廬和州連詔促俊率先奪和  
州諸軍至揚沂中亦以軍來救遣沂中同王德戰  
含山縣昭關似宗嶺等處屢敗之兀朮列大陣拓  
鼻俊時感寒疾督戰沂中輕進敗績王德援之以  
騎軍橫衝其兵大破之擒其酋長百餘人殺其兵  
萬餘俄而兀朮復以重兵圍濠州俊以糧乏退軍  
黃連鎮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復大金伏兵圍  
之沂中大敗遣王德田師中高舉劉寶救之沂中

得免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  
已元月降說為諸軍第一世謂之鐵山軍俊兵強

高宗建炎三年青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海舟  
上賜俊手書許以得寇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使士劉相如之策遂留揭榜通衢  
勸諭迎敵士皆思奪俊軍士頗事鹵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  
城三十里皆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己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温台以避  
之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金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質  
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揚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  
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  
大破之殺四千人四年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將槍擊  
殺傷大當敵奔走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金人拔寨去止餘姚且請濟師  
於完顏宗弼丙午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宗弼引  
衆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  
盡得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有士人率衆北剽洪道馬首願留以  
禦賊洪道曰子教克敵者等甘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撤扉兩道與副總管張  
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  
惟宗節馬軍與思正僅千人以酒官李本將之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金人益兵  
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復礮架十餘對西門是

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屏之者在過

於完顏宗弼丙午張俊令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焚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宗弼引  
眾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

盡將其眾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有士人率眾扣剡洪道馬首願留以  
禦賊洪道曰子教克敵若等甘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副總管張

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擄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  
惟宗節馬軍與思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本將之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金人益兵

而來駐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復破寨十餘對西門是  
是日以教礮碎城樓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淩東南繼城而出或浮水渡江生死相半而

逃村落者與敵遇由是福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者皆被搜剔殺掠不可勝  
數婺州城惟東南角教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 辛未汪藻言金人為患今

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恬然不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  
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瓚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

琦又彥時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廝養皆得以功  
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掠甚於寇敵陛下不得兩問正以

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而數里間引兵先遁是  
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

同治九年庚午五月越庚辰月初徐棟馥補錄張俊行狀為護農事

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右以為

得免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  
甲光明鋒銳為諸軍第一世謂之鐵山軍俊兵強  
勢重恃寵怙權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  
帶職名者甚衆宰相不敢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  
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廷欲罷其權  
乃乞納兵忌劉琦岳飛之才以琦戰不力飛不赴  
援每譖於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  
韓世忠軍歸于鎮江府飛罷而俊獨在鎮江以為  
備加大傳廣國公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俊不出

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朝薦其將田師中往  
鄂州掌岳飛兵初與檜約俊主和議盡罷諸大將  
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敗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  
令侍御史張邈屢言俊罪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  
鎮節鉞封清河郡王改靜江寧武奉國軍節度使  
二十一年

上幸俊第勞之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姪子蓋  
為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  
王勅葬常州無錫縣以知內侍者張去為護喪事  
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右以為

崇五子子琦子厚子顏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  
將佐若揚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皆為三公節鉞  
張宗顏劉寶王進馬立王緯皆顯仕幕府若孫佑  
史愿詹和詹宗明邾漸英溫彥多為侍從帥守後  
賜謚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張倫副之

沈虛中字太虛張倫字材甫開封人

張士襄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說副之

張士襄字贊可建康人張說字次傳開封人醫官  
公裕之子也娶吳氏乃中宮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午鄭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大  
授副之

王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王漢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檜病篤

秦檜以疾勢危篤劄子乞同男禧致仕二孫墳堪  
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日丙吉有病夏侯勝預  
知必愈謂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卿獨運  
廟堂再宗社元勳偉績著在旂常過吉遠矣茲微

奕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待以為輕重  
天下賴以為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  
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

朕所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

制曰太平樂典興賢共享盛成之治王公生而論

同治九年庚午五月越庚辰寤城月初布衣徐棟被觀看秦檜所做行狀而高

宗終聽之有批詞幾句亦可耶泄胸中怨氣欲又見小雅錄銘頌不是秦檜之父

定賊檜之子所作矣我竟反之王莽謙恭下士之時曹操欲殺董卓之際後人不贊而

褒賊檜之為乎我既二帝被廢之時秦檜作梗異議若金虜當日殺之豈不與若水同會

汎芳生不如死真猶是也自古奸相竟不少何獨秦檜跪墓前弱亦詭計絕人望

荼毒良將中年亡可與為善可與惡穿籠高宗秦長脚若然賢相左右輔

豈復二聖完顏俘又有詞曰縛虎容易縱虎莫怨東窓事發來

列列數賊無遺惡恨無法術追魂散徑相有靈枝不北長舌於木頃宋來

助虐一朝添虎翼勸白骨風前那個香庭雖守斬不足以謝天下徐棟被謹白既成

天休來萃此連聞於假告已渴佇於儀刑乃命僕

臣親臨甲第推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

貢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組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

寵拜於王封用歸榮於里社之可特授依前太

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

奕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持以爲輕重  
天下賴以爲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  
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

朕所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

制曰太平樂與興賢共享盈成之治王公坐而論  
道難親幾務之繁眷予不召之臣光輔中興之運  
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庭詔爾百  
辟具官秦檜閎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  
重而靡辭其難舉天下之言而必見於用蚤堅不  
奪之師力振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

鄰好大策非凡所見咸胥動以浮言方叔克壯其  
猶獨秉持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  
爾百姓之安居不矜功業之光明復立規摹之宏  
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而導中和國制既成  
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佇於儀刑乃命僕  
臣親臨甲第推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  
貢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組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  
寵拜於王封用歸榮於里社云云可特授依前太  
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



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拖紳無一語唯流涕  
浪而

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  
禧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

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宣賜本府幹辦官丁襖金帶  
一條已時駕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二十二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

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命義臣子  
之戒敢竭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中  
謝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  
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遺元樞飛掩報之符存  
趙之陳具寮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  
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未

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

徽廟之尺書破偽齊之三策身居營窟心住周行  
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  
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  
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  
幄入而告后玉音常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  
推於得體上遵成筭復建中興惟聰明睿智之絕  
倫蓋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於伏節之  
初脩睦休兵尋盟於奏凱之後是謂樂天以保天  
下繼伐以卒伐功居然寧親以寧神

關兩盈城而

盈野德之盛也臣何力焉臣感

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觀

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力絕以盡公  
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動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側  
於孱軀天步迺臨於寢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  
以何言頌愚臣知遇之若斯雖舉族靡捐而過報  
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肓命  
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龜鼎安安尚抱  
拳拳之懇念籲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  
倫義或有取伏望

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  
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權  
盟深恩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  
覷以治亂爲著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  
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  
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實深凡此數端  
願留聖念臣形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  
城郢之策報君無路尚懷結草之忠

遺史曰初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各贈  
黃金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則佗時病愈疑我二

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心佗時病愈必曰  
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

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兩  
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  
易制者不使干與政事備負而已百官不敢謁政  
府州縣亦不敢通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  
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  
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克弼巫伋章复宋樸史才魏  
師遜施鉅鄭仲熊等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  
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

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爲榮自劉光世薨其逮康園  
亭併以賜檜檜性陰密乘轎馬或默坐常嚼齒動  
腮謂之馬嚼相家謂得此相者可以殺人內深阻  
如崖穿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通饋送四方大  
帥監司郡守饋送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  
上一日要腦子求之於檜檜取一匣進之至  
上前開緘而匣內有書題名樹乃廣西經畧方滋  
送檜者誤不揭去

上謂御前未嘗有如此片白腦子檜每生日四方  
獻壽香者金玉勸盞爲不足道至於搜盡世間之

希奇以爲侑如符行中鄭謁在西川饋送不可計  
雖空書亦以書匣中用金獅子二枚坐書凡獻投  
書啓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比儼必曰元聖或曰  
聖或初爲宰相紹興二年罷御筆付纂密禮令作  
制力詆之及再爲宰相加太師封益國公時密禮  
已死檜乃進劄乞於密禮之女夫謝伋之子家收  
取御筆焚毀其文曰臣仰伏

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爲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  
輿和好因以上格天心中興國祚所謂後其身而  
身先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臣至愚極陋

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  
雲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  
保拜之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  
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  
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  
不變初議至於

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  
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錢絹至盈萬數後  
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以君臣  
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

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  
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  
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  
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密禮頤浩勝非援邦昌時  
受僞命人謝堯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

陛下親諭再三恩意疑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  
以必退爲負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  
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芴臺諫擬  
請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堯家密禮之  
進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獨頤浩所私昵非

陛下所東注也。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以其人闖茸，凡下縉紳不齒，不足以汙牙頰。姑置度外，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密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譚克家之孫。及子之，若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躄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貼黃：克家初受偽命，其子伋對

所親厚，言它日伋等柰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顧，浩勝非之，援再三經，進曾無幾時，乃是奏言。

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方以窺陛下其敢爲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鑒，奉聖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君子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檜每遇生朝，錫賚踵道，賜教坊樂，佐酒。有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其子嬉笑聲微，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使人

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謂檜歎其子不足以  
相副也嗚呼深哉乞置益國官屬雖不行亦不加  
罪王循友乞加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  
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唯以目相視

靖康小雅曰公諱檜靖康二年金國二酋既日遣  
吳玠莫儔入趣立異姓議未決聲言將縱兵屠城  
中外危懼士大夫震慄顛倒遂有張邦昌之請公  
為御史中丞毅然獨陳于虜以謂

主上仁孝聖明天下歸心廢非其罪豈計之得也  
願速反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異姓有死而已二

首憑怒致公軍中執之而北時終始不肯立異姓  
者孫傳張叔夜與公三人而已嗚呼士之所事外  
則君內則父父既不可苟獨君可苟耶且胡人席  
其破京師之威以迫憂恐垂死之人自以謂唯所  
廢置莫我違也搢紳既靡然奉承風旨之不暇以  
偷其生况敢字關一其心以攻其失哉公儒者也內  
激忠憤不顧其身惟義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孔  
子曰仁者必有勇今以公見之詩曰天崩地陷萃  
我洪圖孰敢爭之維時醇儒祁復明辟義在捐軀  
猛虎垂涎遂將其鬚驪龍不瞞乃探其珠身仆沙

漢名振九區

中興姓氏錄曰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州安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名生四子檜其第三也政和五年何臬榜登進士第為密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李邦彥薦入館職後除監察御史靖康初嘗使于大金回除右司諫代陳過庭為御史中丞大金陷京師取

徽宗

淵聖北去欲立張邦昌立命御史臺疏其功德檜

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立皇太子或越王又表乞立皇親內不預背盟者一人及連街乞立張邦昌之文檜不肯書大金乃取詣其軍由是世稱其忠在大金也為

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納萬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檜至連水軍賊丁禩寨諸將多曰兩軍相拒豈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追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憑由義力保護之日此是乎



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軍誅矣宜送  
之朝襪乃命安道由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  
首言講和爲便光世送之朝士民間檜來皆驚疑  
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除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  
知政事檜曰

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  
罷上欲用呂頤浩已召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求  
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爲宰相俾塞其進乃拜尚書  
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  
以報舊恩及呂頤浩至俟命一月

上卒用爲左僕射檜心不喜陰結朋黨以自助引

翟汝文參知政事汝文公言天下人知檜負大金  
之姦細必誤國矣汝文乞罷去又遣大金招討都  
監門客通書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倫南還議和  
頤浩薦朱勝非基密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檜之姦  
上悟罷其相乃落職仍諭朝廷終不復用書其罪  
付密禮作麻刀詆之并其黨胡安國程瑀江躋劉  
一止張燾吳表臣皆罷之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命  
知温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爲相

上幸平江府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負

乃除行宮督守次年春召爲樞密院檜亦無所建  
明奉浚而已八年召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同  
趙鼎秉政會王倫高公繪自大金還來許還  
韋太后邢皇后及河南州縣檜力主和議鼎不以  
爲然乞罷去檜遂專政樞密編修胡銓言和議非  
策乞斬檜及王倫以謝天下

止怒黜銓而和議定許大金歲幣錢五十萬足命  
王倫交款地以請

太后皇后盡得江南州縣而大金渝盟王倫

太后皇后亦不還檜知僧道太冗不貸度牒暗伏

其弊使民知務本呂頤浩已病檜懷憾不已召爲

西京留守頤浩激憤而死後命台州發其家私暗

事盡貶其諸子一家破矣趙榮以宿州降命縛還

大金以絕中原士民來降之路世哀榮之忠而覺

檜之心矣參知政事李光言檜所用皆親戚略無

公道與檜相爭而罷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寇

復河南州縣士民歸咎于檜檜然不肯退

上眷亦之不衰檜欲慰人心乃命諸大帥出岳飛

韓世忠張俊劉琦皆奏追還不使深入又懼諸將

怨之濫賞以官又誣趙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稍

端正如范冲王居正張九成輩盡逐之揚沂中濠州  
敗績殿前司兵幾盡擄利其謬加沂中開府儀  
同三司以慢軍勢擄鄉人范同議諸將帥多握重  
兵檜用其策而逐同居筠州貪其功於已檜加尚  
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俄又加少保冀國公忌劉琦  
謀深名重國因與張俊不協乃罷其兵使知荆南又  
忌岳飛忠勇亦與張俊不協罷其政又誣其反殺  
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軍解體大金遣其將韓  
恕回檜又再主和議割唐鄧商泗州以獻大金倍  
添歲幣之數又誣李光恣言責建寧軍節度副使

藤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張俊方知福州檜忌其名  
而罷之大金還

徽宗鄭后邢后梓官及韋太后

上大悅加檜太師屢賜玉帶檜初欲罷諸帥兵乃  
厚結張俊俾為樞密使盡護其軍又專武主臣差  
注及事成命江邈言俊罪而罷之由是朝權盡歸  
于檜非檜親黨及昏庸佞者則不得仕官忠正之  
士多避山林間檜徙封魏用兄梓為翰林學士終  
資政殿學士弟棣及妻兄王暎王會皆為兩制王  
黼王曆等皆居撫州恃檜勢凌辱百姓田宅甚於

寇盜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以其子禧為狀元  
俄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後除樞密院加少保  
嘉國公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以其孫塤為狀元  
上覺自選張孝祥為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  
及其親戚故舊而已不畏公議傲然自恣大金命  
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  
金內弱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嚴嚮信處婺建等  
州前大水士民弱數百萬檜隱而不奏有開言者  
必罪之再誣趙昂怨言安置吉陽軍而死後彗星  
見檜不乞退康與之言彗不足畏檜特改宣教郎

擢用之又忌張浚落其職使居連州頻使臣僚及  
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改封益國公別築  
大第窮土木之麗以賜檜武臣乞差除恩賞檜尤  
惡之積百千負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  
下數十以激軍中使無鬪志人人思亂士民詞訟  
略不省覽殿前司使臣施全俟檜有與于市刺之  
不中自是列五十兵持長挺自衛忌胡寅忠梗誣  
其罪安置新州又安置李光昌化軍初趙昂議立  
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子檜不欲宗強勸  
上昂欲立皇子待

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

上見江左小康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維先闖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竒玩羨餘錢專徇帝嗜故帝眷寵無比命中使陳璘續瑄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通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苟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侯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勳詹大方余克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

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爲榮其任將帥必選奴才統兵恐有其謀有起兵問己之罪故諸帥皆貪汚士氣不振初見財困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困重餓死者衆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頌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匪人畧無敢言其非者自劉

光世薨其家建康園併以賜檜又張俊薨其房地  
宅緡日二百千其家獻于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  
崖穽深阻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吏略不用  
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按壅滯皆不省貪墨  
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  
遣及其賦污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  
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  
數十萬其家富于左臧數倍待四方士不如草芥  
自謂必享壽百年然後傳子非天崩地陷人無如  
之何二十五年冬忽病危因十月

上臨問之檜已昏默不省次日卒年六十四方士  
民相歡慶封建康郡王致仕其子禧尤恣橫不學  
聞檜死置酒大喜其黨董德元曹泳等謀薦禧即  
相位

上又知檜跋扈祕之未省乃賜禧少師致仕諸孫  
在外宮祠再贈檜申王護喪以葬江寧繼而臺諫  
湯鵬舉往往言其姦遂其親曹泳鄭億年王會等  
于嶺表諸親王昉等數十人皆罷竄之

秀之水閣居錄曰紹興改元范宗尹獨相方三十許  
歲自謂有其氣而政事殊未練也方群盜擾五七

郡小盜擾三兩郡於是公然剽掠民力竭盡皆渡江縱劫又於沿江芴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州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又欲治崇寧大觀以來濫冒恩賞條目寔繁謂之討論人皆以為非獨參政秦檜力贊之命既下參政李回非次改官諸大將皆嘗隨童貫被賞並合貶削沿邊死事之人所得恩數亦合追奪物議喧甚檜復以此擠宗尹遂罷相揆席久虛檜欲得之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曰何以不言曰今無相不可行也未幾檜果

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

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當制學士蔡卞禮諭以檜二策乃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令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誦來聘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爲彼大酋撻辣郎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爲取數千緡贖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旬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

出於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逮其輔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鄭相居中京師人族叔紳者開酒肆倍云負

官錢禁錮開封府其家窘其妻離去改適張蘊女

入端王府至元符末

徽宗即祚鄭氏立為妃紳驟貴居中亦進焉崇寧四年居中為內翰是年冬星變蔡京罷相五年居中探知

徽宗有復用之意頗為延譽京師賜第建閣以君臣慶會為名居中作止操文曰丘壑未應容謝傳袞衣行見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風來解愠更無箕舌巧為讒其迎合類如此大觀改元京復相居中除副樞以樞房之故朝論不與即除資政殿學士未幾再除知樞密院稽拜首相於是賜第建閣寵冠廷臣兩子皆為從官薦人徑登要近權勢之盛亞於蔡京自崇寧大觀以來宰執子弟例作從官居中長子曰脩年次子曰億年億年思所以自別假手於門館孫謙亨獲與薦名既赴大比試居中



相位差試官多其所親知舉王安中李邦彥宇文  
虛中參詳檢點官莫儔黃穎張恣季質李舜由輩  
皆是也余時為太學官例差入院引試日億年謙  
亨並案而坐以便傳授巡按官亦其所善嘗有一  
二員守護慮為兵卒所糾也庭中士人簾內試官  
無不扼腕既考校傳穎等曰請諸位搜訪億年程  
文既得之即送知舉三公拆號億年名在第九余  
既就取試卷閱之議論絕尋常惟策三篇粗有可  
取亦在去留之間每道頭尾各用  
祖宗故實一事疑即暗號也榜既出物議殊不平

臺疏論之有旨取程文者詳則試卷已不見議者  
益喧又數日得於試院井中污損不全又有旨令  
進入乃降手詔稱其文理會在高第且獎諭居中  
有義方之訓恭惟

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於居中父子億年  
即授祕書少監遂筮法從其後居中丁憂罷相復  
領密院薨于位贈以王爵恩禮寵數哀榮始終冠  
絕古今以君臣施報之義論之億年兄弟當如何  
哉建炎四年虜騎渡江億年被執北去逆豫僭立  
即臣事之為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除執政

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紹興九年虜既廢豫以河南地來歸億年召還時宰秦檜者王仲山之婿也億年母即仲山親姊檜子熺復娶脩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初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光塌前面拆之以為不可乃止後數月光罷政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侍從臺諫皆擢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預其深謀而所謂機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宗社而為劉氏國家也欲吞併東南而臣屬之

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兩京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垧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力欲貸之明皇曰均垧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於是流垧嶺表而均被極刑焉

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於張均之事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

徽宗在天之靈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